

蹀将刀客身影系列

CAO MANG DAO KE

潘运明◎著

万劫不复的杀戮岁月  
铁马金戈的征战历程  
扑朔迷离的绿林生活  
奇异人物的命运演绎

# 刀客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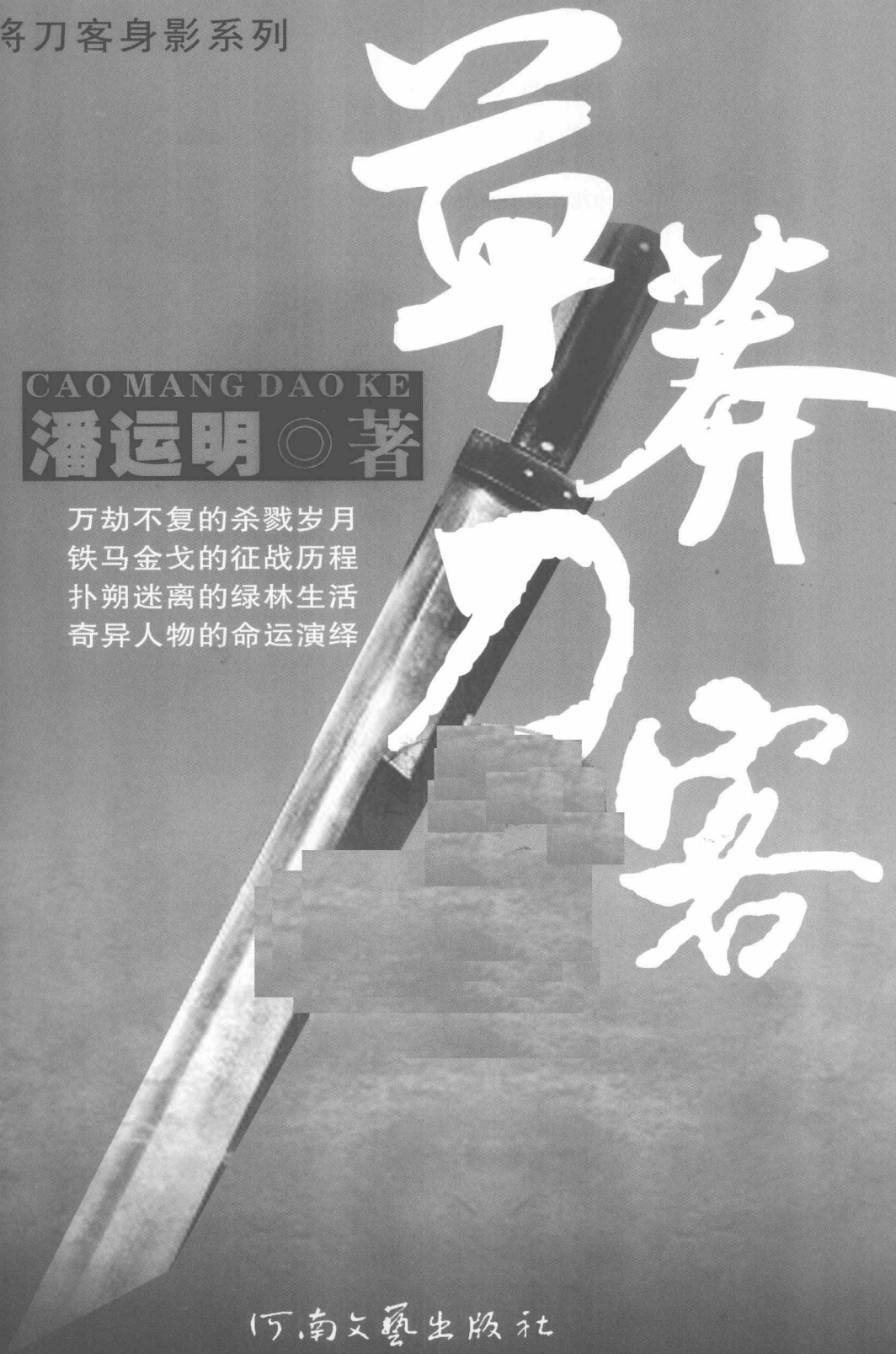
蹀将刀客身影系列

CAO MANG DAO KE

潘运明◎著

万劫不复的杀戮岁月  
铁马金戈的征战历程  
扑朔迷离的绿林生活  
奇异人物的命运演绎

# 刀客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莽刀客/潘运明著. —郑州市:河南文艺出版社,  
2010.4

ISBN 978-7-80765-262-5

I. 草… II. 潘…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1916 号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河南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本社地址 |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政编码 | 450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本社网址 | <a href="http://www.hnwybs.cn">http://www.hnwybs.cn</a> |
| 电子信箱 | master@hnwybs.c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售书热线 | 0371 - 653791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承印单位 |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销单位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纸张规格 |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5.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86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24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   | 浩气长存——金宪章   |
| 63  | 义薄云天——范聚宝   |
| 120 | 壮士悲歌——李鸣盛   |
| 179 | 侠肝义胆——宋老年   |
| 219 | 夺命寡妇——段贞    |
| 241 | 历史的拷问(代跋)   |
| 244 | 附录:蹉将刀客黑话集录 |

## 浩气长存——金宪章

金奎宾(1892—1948),字宪章,因在三个弟兄中排行第三,被称为“小三”或“老三”,河南宝丰城北魔冢营村人。家境贫寒,少时帮父亲卖水煎包,后投奔到“老洋人”张庆组织的河南自治军中,自治军失败,他又先后投奔何绍基、张得胜、孙殿英等杆。1935年11月,宋哲元与孙殿英密谋刺杀溥仪,让其行事,他欣然应允,刺杀未成,率旧部赴内蒙古草原投奔王英,在“锡拉木伦庙”事件中反正,参加平型关战役,与日军血战。1948年10月病故,葬郑州碧沙岗。

### 1. 义结张庆

宝丰县北部的魔冢营是汝河岸边一个难得的水乡泽国,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。

魔冢营西与杨其营、西北与路寨村搭界,南与张庄连在一起,西南与晁庄村相邻,村南一公里即虎狼爬岭,岭上有耕地近千亩。魔冢营自古属汝州,明代属河南卫,清代、民国归孙屯里,因曾是元代、明代军队在这里安营垦荒的军屯之地,所以称之为“营”。

汨汨流淌的汝河水流经魔冢营村北时,偏偏就甩了个大大的臂弯,形成绵延十多里的宽阔河岸。由汝河分出的马沟河,绕寨半匝,穿街而过,悠悠东流,使得寨里沟渠回环,绿树掩映,房屋傍水而建,生出不少小桥流水人家,颇有江南水乡的韵味。寨里寨外,一团团乱麻似的小河汉子,连着大大小小的水洼,织成平铺的水网,网眼里那些大块小块的土地,肥得踏一脚能浸出油来。

滩头岸边,房前屋后,枝叶繁茂的杨柳,铺青叠翠的灌木,郁郁苍苍。一遇夏秋季节,有时洪涛奔涌,烟波浩渺,有时绿波东流,水光潋滟,远远眺去,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思。

民国年间,魔冢营村相当富庶,一个村就有四个铜器社,东西南北四道街各一个,除东街铜器社早年间因老毅军追赶蹙将白朗将其毁于一旦外,另外三道街还有三个铜器社。铜器社是民间的娱乐组织,主要用于神社祭祀、庙会以及节日喜庆等活动。提起铜器社,不能不说火神社。传说中的火神是商末时期神话中的罗宣,因罗宣专门用火攻邪恶立了大功,遂被封为火神,也即传说中的“火神爷”,人们将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定为灯节,也

立火神社，以此纪念罗宣。

在魔冢营村中央，坐落着一个寺院——云水寺。据清道光《汝州志·古迹二十二》载：云水寺，在魔冢营，创建无可考。叠次重修，木菴任公有记。任枫“云水寺记”，逞昔参觉怀大师云，恶不在小，善不在大。虽善识，凭空簸颺不果因果，然离却因果，众人于何处着脚？十数年来，咒心受持，逢人提唱，一般雪月风花路，任尔东西南北行。一日有禅僧远乔者来自汝东云水寺，发大愿力，以庄严佛主为己任，求子言偏告，阎浮唳尔，不惜跣足挑水。菩提有种谁肯不种？尘刹须芥，佛性浑同。最初威音王以前有无孔铁锤，大悲通身人万四千，姥罗臂摸索不着，若能直下承当便可。石女烹茶、无手上天，难不难、易不易。随君用尽伎俩，终是鬼面獠牙，眼前不肯错过，多少金莲撒地。即今此举天普度，叫唤沿街、福归檀施，僧合掌大笑曰：揭谛揭谛者回，打破葫芦人人撞着，祖师西来如是如是，遂以此募缘，以此鳩工。不数月而告厥成，即以预言为记焉。

清末和民国初年，这里的人们对火神爷的崇拜到了极致。为了免受“回禄”之灾，适逢柞蚕夏收之年，遂由地方上有名望的长者领头，百姓纷纷捐资，购置铜器，敲敲打打喧闹一番，用以答谢火神爷之厚爱。每逢农历正月十五灯节期间，寨里的民众们便会在云水寺前搭起高大豪华的火神棚，棚内挂《火烧鸳鸯坟》、《火烧琵琶神》等字画，罗宣画像挂于后墙中央，画像前摆放各种各样精美的供品。火神棚从正月十三搭起，十四至十六日为祭日，期间烧香祭祀的人络绎不绝，鞭炮声昼夜不息。人们不停地敲锣打鼓，满街上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

平时，迎送火神爷祈雨要进行铜器比赛，比赛时，各路铜器社要用响声大的“小虫闹”和“撞倒墙”等调。“起疙瘩”是打铜器时的高潮，“起疙瘩”时，所有铜器一齐举着起，打得节奏简短，铿锵震天，“冲天炮”、“撞倒墙”、“小虫闹”等数十个调子轮番使用，变幻交叉，周而复始，不停地打下去。四条街的四家火神社在敲打时往往明争暗赛，打到热闹处，社员们则赤膊上阵，英勇拼搏，汗流浹背也不肯休息，更有甚者将铜器打烂，大鼓捶破，也不肯轻易先于对方停歇，因为哪方先停，就说明哪方输了。

尽管世事不断变幻，但魔冢营这个远离市镇，北依汝河，南靠虎狼爬岭的寨子，却仿如世外桃源，真是另一番天地。历朝历代的文人学士到此，总是感慨万千，称这段汝河为“汝海”。由魔冢营向南不远就是有名的龙兴寺，过汝河向北不远是小峨眉山，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前往小峨眉山时，路过龙兴寺看到吴道子的画壁后，诗兴大发，挥毫写下《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道子画壁》的诗，诗中说：“似闻遗墨留汝海，古壁蜗涎可垂涕。”

其实，魔冢营并不叫魔冢营，相传在春秋战国时代，有个称霸一方的武士，外号叫“魔王”的人来到这里，死后又葬于此地，后来这个村才有了如今的名字。

传说中那魔王外貌十分古怪，身高八尺，卷黄发，红脸膛，走路带风，声



如铜钟,练得一身好武艺,功夫练到出神入化的境地,不仅英勇无比,而且变幻莫测。“魔王”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,其爱好更是别具一格,投镖、杂耍、舞蹈、变戏法样样拿得起放得下,尤为拿手的是他能双手发弓,箭箭中的,双手接箭,支支不漏。

有一年春,虎狼爬岭上来了一伙土匪打寨,先是“叫牌子”,把寨里人吓得东躲西藏,战战兢兢。“魔王”却迈开步子,昂昂来寨门口,与土匪们论理。土匪们是不讲理的,“魔王”几句话竟把他们激得怒从心头起,徒步队伍后撤,弓箭手向前,弓响时,箭如下雨,齐刷刷地向他射来。

“魔王”不慌不忙,一边敏捷躲着,一边扬手接着,如同小孩戏耍,应付自如。土匪见所带飞箭将要射完,却没有伤着“魔王”一根毫毛,个个心惊胆战起来。此时,“魔王”一声大吼,双手翻转,黑风突起,飞沙走石,遮天蔽日,土匪们惊慌失措中,看到“魔王”手心里像飞出一缕彩霞,支支利箭如飞刀如鸟雀般飞出,躲闪不及,纷纷中箭倒地。眨眼之间死伤大半,胆大的土匪们捡拾起地上的箭细看,竟是他们刚射出的箭,更觉吃惊,狼狈退去。自此,虎狼爬岭上的土匪再也不敢到这里骚扰,汝河岸边提起“魔王”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

“魔王”在村里生活几十年,传武授艺,将他的戏法及手彩活路都传给村人,在他死后,村人在紧临寨东南部的一片地里,安放了他的灵柩,并树碑立传,此地也就被称为“魔王冢”。明朝时候,朱元璋分兵驻屯此地,就把村名改为魔冢营。

因魔冢营界于宝丰与临汝之间,自清末到民国元年,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,成了乞丐、匪人、蹉将、官兵频频光顾之地。

那年的初冬时节,有天傍晚,一个穿着破烂,行乞讨要的小孩拿着黑老碗,在王掌柜家的猪食槽里挖了一碗面片,被恶狗追咬,躲闪不及,掉进路边池塘里。夜风丝毫不施舍温暖,寒气飕飕直往身上钻,鬼天气把天上的星星和人的心都冻僵了。小乞丐从池塘里爬上岸时,浑身已经湿透,他穿着湿淋淋的破衣烂衫,像幽灵般游走在魔冢营的街巷里。蓦然间,一星火花在眼前闪烁,他发现金家水煎包子铺门前的锅台里隐隐约约有点红光,像落水人遇到了救命稻草,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,将冻僵的躯体紧紧贴在那个还稍有温暖的锅台上……

门外的响动,惊动了屋里人,屋门打开时,金掌柜端着一盏油灯走出门来,见小乞丐个头与自己的儿子一般高,只是头发金黄,面色惨白,鼻梁高挺,眼窝深陷,见其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,金掌柜怜悯之心油然而生,他惊异地问道:“孩子,你这是咋整的,掉进水沟里啦?”

小乞丐眼里涌满泪水,无声地点点头。

“小三、小三,快把你那身干净衣服拿来。”

屋里应声跑出来一个与小乞丐年纪相当、个头一般高低的少年,乌黑的眼珠闪着灵动的光,圆脸蛋上挂着稚气和顽皮,硬撅撅的头发像刚刚割

过的麦茬儿。

“哎呀，咋是你呀张占彪，你咋不叫门呢？”小三手里拎着衣服，老练地问道。

“我、我……”张占彪嘴里支吾两声就没了音，小三让他脱掉湿衣服换上自己的一身干棉衣，又从屋里端来没有卖完的水煎包让他吃了，张占彪狼吞虎咽，眨眼间四个包子落了肚。

“爹，俺俩是好朋友，他是临汝小屯南张庄村的，在咱们村讨饭多日了，你把他留在咱家里招呼生意吧，他四处讨饭，吃不饱还老是让狗咬伤。”

“既然你俩是伙计，爹听你的，就让他在这铺子里帮帮工，好赖管个饭。”

这样，张占彪便留在金家包子铺帮工，拉风箱、拾柴火、挑水、卖包子，跑前跑后，勤快劲儿招人喜欢。不久，大哥金印、二哥金群及老三金宪章和魔冢营寨里一般大小的张占彪、王成、路孝曾、牛绳武、文瑞臣、王有等拜了把子，结成弟兄。张占彪因其长相特别，状如白种人，被人称为“老洋人”，追随白朗的抚汉讨袁军转战南北，后组织起河南自治军，纵横各地。金宪章及其魔冢营的这些少年伙伴，竟成为“老洋人”自治军的中坚力量和铁血干将。

## 2. 艰难生存

民国元年，豫西出现了罕见的天灾人祸，大旱之后加上大涝，使得洪水肆虐，疫病流行，更为严重的是土匪蹙将四起，拉杆结帮、占山为王者比比皆是，由于蹙将刀客总是以强悍的态势出现，当地百姓对他们既恨又怕，还掺杂着艳羡，抱着这样复杂心理，有的加入到杆子里，更有的明里暗里帮忙，从而成为匪帮生存的特殊背景，同时使得官府勒索民众多了一条发财之路，这正是：

官兵过匪队，  
村人不敢睡。  
白天逃官兵，  
天黑跑杆匪。

官兵与杆匪在豫西山区地带展开长时期的拉锯，汝河两岸的村村寨寨自然难以躲避这种战火，金家的水煎包子铺与魔冢营寨里的粮行、车行、绸缎庄等生意一样，无法经营下去，只得关门歇业。

已经二十岁的金宪章随父亲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七口人住两间草棚，守着贫困过起日月。

这天午后光景，寨子里来了两个腰里别着赶牛鞭的“牛经纪”，他们是



到薛黑子家买牛的，老实巴交的薛黑子家境贫寒，唯一的财产就是两间破草房和一头耕地的黄犍牛。半年前，因没有耕牛，薛黑子只好给别人打“对角”（换牛工）来为自家耕地，但种地还是常误农时，为此，开春时，他忍痛卖掉了一亩薄地，又从邻家借来大洋，买回一头瘦弱的黄犍牛，按他的说法就是夏季青草下来，只要精心饲养，种麦时就能套独犁耕作了。

薛黑子把牛拉进家后，整日干农活时别着镰刀，捡嫩树叶和青草割，一有空闲拉着牛就下地放，比侍候儿女还用心，瘦弱的黄犍牛经他调养几个月，竟奇迹般的变得膘肥体壮起来。黄牛养肥了，而令他头痛的是“牛经纪”们却像绿头苍蝇，来了一拨又一拨，能把死人说话的一张张巧嘴天天围攻薛黑子，长说短说非让他把牛卖了不可，并且给的价钱一次比一次高，但铁了心的薛黑子从未吐口，说要用黄牛耕地，不愿卖出去。

那是个刚吃过早饭的响晴天，赵官营的牛经纪霍大嘴腰里别着鞭子来到薛家，指名借薛家这头黄犍牛，说赵大头要拉车用用，用完当天就拉回来。

薛黑子并不放心，吭吭哧哧说：“想得美，大年初一借袍子——人家干啥？眼看秋麦大忙就开始，我侍候大半年就是等这时候用牲口哩，这牛我不出借。”

霍大嘴一拍薛黑子的肩头，唾沫星子飞溅道：“那赵大头你是知道的，在咱这一带可是有名的富家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，他说声借，那是看得起你，你不让用怕是不行。”

“那赵大头是个无赖，你帮着他糊弄我这老实人，说啥我也不借。”

“老大哥你听我说，人家姓赵的只是说借，又不是不给你了，他的儿子办事要用牛车，他家那头驾辕的牯牛老掉牙了，不好使唤……”

“哼，他家里骡马成群，给儿子办婚事用车还借牛，怕是没安好心。”

“老大哥，你知道我霍大嘴也是个头朝外的人，赵大头央我来借总不能让我丢脸吧，我给做个保人，他借一天给你两文钱如何？”

薛黑子见赵大嘴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死拧活缠要借，看看天近晌午，只得咂吧咂吧嘴，同意让他把牛借去用几天。

霍大嘴从薛黑子家拉出犍牛，嘴里哼着梆子腔儿离开魔家营，一路走来。然而，这一去就再也没回，几天后，薛黑子到赵官营讨要，霍大嘴躲着不见，他到赵大头家要拉自家的那头牛，却被赵家家丁痛打一顿。

赵大头气哼哼地骂道：“你是不是穷疯了，来要我家的牛？”

“那头黄犍牛是我家用地换来的，霍大嘴作的保，说是你家借来用用……”

“笑话，我堂堂赵家家大业大，还借你家的牛来用？这是我花五十两银子买的，再胡搅蛮缠，小心打折你的腿。”

薛黑子讨个没趣，呆若木鸡，他在往回走的时候，眼睛发直，嘴里语无伦次地絮叨：“牛……命根子……牛……命根子……”

眼看三秋大忙一天天临近，薛黑子一家却望着自家的牛不能用，他找到邻居杨三伟让其帮忙把牛讨要回来，杨三伟气愤地说：“这事不能怨人家赵大头，是那牛经纪霍大嘴使的坏，他娘的欺人太甚，不教训教训他，这牛怕是要不回来。”

“咱没人没钱，哪敢惹事啊！”

“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欺。黑子叔，你放心，我找几个人去修理修理他，看他以后敢不敢行骗。”

杨三伟把霍大嘴骗走薛黑子黄犍牛的事儿说与金宪章、李狗、路东武后，可把几个年轻人气坏了。

“这事咋也不能放下，我老早就知道那霍大嘴不是人，整天骗吃骗喝骗乡邻，说啥咱也得帮黑子叔出这口恶气。”李狗恼怒地说道。

“要我说，咱没必要收拾霍大嘴，反正牛是黑子叔的，只要把牛夺过来不就行了。”金宪章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赵大头把黄犍牛看得那么紧，咋个夺法？”路东武插话道。

“我看不如这样，他会骗，咱趁他们防不胜防来个抢，反正现在咱哥几个也没事可做，轮流放哨，只要发现黄犍牛哪天拉车或下地，咱们就下手……”金宪章挥动着手，用眼睛扫视着大伙。

三天后，赵大头的家丁用那头黄犍牛套车拉了满满一车牛粪往地里送，金宪章把薛黑子找来，与杨三伟、李狗、路东武一起到地里硬是将牛车卸了，把黄犍牛抢了回去。

薛黑子怕赵大头再打来讨要黄犍牛，于当天下午拉过汝河，到郟县薛店街卖给了牛肉锅上。

赵大头岂能吃亏，当天就到宝丰报了官，县府衙门派团丁到魔冢营村，将薛黑子、杨三伟以偷耕牛为由抓进县衙，关入大牢。金宪章与李狗、路东武得信后，连夜逃向外地躲避起来，大哥金印、二哥金群因株连也被抓进县衙。

金宪章与李狗、路东武三人逃到宝丰与临汝交界处的胡叶岭一带，沿途不少山头飘着猎猎大旗，三个人选择一个山崖作为立足点，竖旗拉杆“登架子”（上山落草），并就学着水泊梁山好汉的样子，在山崖上建起几间草棚藏头，谋划帮人打业，与人“碰杆”（多股力量合在一起），干些“踩盘子”（挂线联系）、“犴条子”（劫路）、“撕围子”（攻打村寨），从中“掰花子”（分赃），几年间，居然拉起一支像模像样的几十号人的杆子。

1922年夏，“河南王”赵倜轰然倒台，一夜之间，宏威军就解体了，而在宏威军里担任连长的“老洋人”张庆，随队败退到中牟县时突然哗变，带着400多步骑人马，经扶沟、西华、许昌、襄城，返回到豫西汝河岸边魔冢营、杨旗营一带驻扎休整，以此为基本班底很快组织起一支更大的杆子，对外号称“河南自治军”。

在胡叶岭拉杆的金宪章听说老伙计张占彪（张庆）在家乡竖起大旗，四

处招兵买马，率领自己的几十号人枪回到魔冢营。

本来，两人就是无话不谈的少年伙伴，如今由于世事的变迁又走到一起，张庆自然欣喜异常。在云水寺内，他与金宪章、张大麻等对着关公的牌位再次“孤装”（结拜），并提名让金宪章担任河南自治军第五营营长。

从此以后，金宪章随自治军转战陕州、灵宝、豫南、鄂北等地，直到1924年1月，河南自治军在重兵包围之下，无路可走时，拉到郟县老爷顶，在包围中“老洋人”张庆中弹毙命。金宪章随参谋长丁保成一路向东逃去，路过郟县城的一个路口，丁保成把金宪章叫住了。

“奎宾兄弟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我早就派李二黑与官军方面进行了联络，我们现在是到郟县投奔官军的。”

金宪章嘿嘿冷笑道：“哼，张大哥之死与你有关？”

“老弟，话不能说得那么难听，我也是为弟兄们着想的呀。”

“自己吃里扒外，还口口声声为别人好，你不觉得这样太可笑吗？丁参谋你去投诚我金奎宾不反对，但你设计陷害张大哥，良心何在？”

“良心，良心值几个钱，现在有多少都让狗扒吃了，我劝你还是随我老丁一起去投奔官府吧，弃暗投明，我保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，比饿着肚子东奔西跑强。”

“哼，你小看了我金奎宾，我宁愿饿死也不去投，就是你去了，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你这个出卖过朋友的小人。”

丁保成有心收拾金宪章，但自己人马并不多，且因“老洋人”死亡之事，好多杆头心里还憋着一股气，稍有不慎，有可能引起大的“内讧”，等金宪章说完，他哈哈一笑道：“既如此，那丁某也就不为难老弟了，人各有志，咱们就此分手吧。”

“是的，人各有志，强求不得，我不巴望做鸡巴官，回去插枪，还重操旧业，干我家的水煎包子生意。”

“那样也好。”

一队人马在山路口分作两路，当丁保成骑马挎枪向东南而去时，金宪章也率一队人马，蹿起一溜尘埃，驰往东北方向。

匆匆脱离了丁保成，金宪章将本杆人马分作若干小队，跨过官军设的道道封锁线，向禹县神屋方向行进。一杆人刚刚爬上一道山梁，忽听二虎桥方向响起急如骤雨般的枪声。金宪章从枪声中听得出，丁保成可能与埋伏的官军交上了火。他暗自思忖，俗话说得好：抬手不打笑面人。丁保成与官军早已暗通，此去受抚是一片诚意，但现如今的官府都是些虎狼之辈，其变数谁能左右得了？

金宪章率杆队刚到神屋，就陆陆续续有逃去找他的旧部，并从这些喽啰口里得知，他们在三岔路口分手后，丁保成带着自己本杆人马到郟县城西二虎桥时，壕沟里突然飞来不少子弹，因这些蹿将被困老爷顶多日，早就饿得眼睛昏花，无心再战，陡然响枪，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滚下马去，束手就

擒。原来，他们跳进了小队长胡士标连设的埋伏里。

丁保成也被生擒活捉，胡士标迅速向上司请功，最终上报到巡阅使吴佩孚那里，称其生擒了“老洋人”的伪参谋长丁保成……投诚后的杆众得到官军分发的食物，因多日奔波、困顿、饥饿，不问青红皂白竟狼吞虎咽起来，食之过量，数十人当场撑死……丁保成又密报了“老洋人”张庆埋藏的地方，官军将其尸首挖出，割掉头颅，送往省城开封查验，同时将丁保成一同解往，枪杀于开封南门外。

金宪章本来对丁保成怀着一腔愤恨，得知其投诚落得个如此下场，心里倒是稍稍平抚一些。然而，各地剿匪的呼声日急，到处“风紧”，他和手下的弟兄也只得“插枪”，藏匿到郟县与神屋交界处的山沟里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官军方面对这支逃走的杆子的追剿一刻也没放松，拉网式地搜山，放火烧山，坚壁清野，弄得这帮人一夕数惊。有天清晨，当金宪章派出四名弟兄到山下，打算弄些吃的时，却又引狼入室，官兵分途赶来，放火烧山，熊熊的大火在山上噼噼啪啪燃烧着，金宪章的心也像放在火里烧烤。整整三天三夜，山上的树木几乎全部烧光，到处一片乌黑，金宪章看实难再待下去，就带着弟兄们悄悄向西部转移，一不小心竟跳进何绍基连长预先设置的卡里，金宪章和一帮弟兄束手就擒。

幸好何绍基没有更多地找金宪章的麻烦，在得到金宪章所部的大量钱财后，竟让金宪章做了他的部下排长。

### 3. 名利角逐

河南自治军兵败郟县老爷顶不久，曹锟的贿选丑闻激起全国反直浪潮，加之第二次直奉战争，直军节节失利，二十多万大军眨眼间土崩瓦解，灰飞烟灭，吴佩孚的死对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功，权倾一时的直系军阀曹锟、吴佩孚相继倒台。曹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，永远失去了自由，总统的权势寿终正寝。吴佩孚也惶惶如丧家之犬，躲向鸡公山避风头，继而南下武汉找萧耀南寻求保护，在遭到萧的拒绝后，又哭丧着脸顺流东下去黄州住闲，从权力的顶峰一下子跌入谷底。

中原大地再次出现权力真空，豫西蹙将刀客乘虚而动，迅猛膨胀，“老洋人”余部张得胜、路老九、牛绳武、文清林、张大麻、范聚宝、姬唯五等率领杆众，一路西去，投奔到新近崛起的大杆孙殿英部。

驻守神屋的何绍基像棵在水中漂泊的无根稻草，无所依附，兵们则如苍蝇般到处乱飞乱撞，其原来做蹙将刀客的面目再次显露出来，白天为兵，夜晚变匪，杀人劫掠，祸害地方。

金宪章不忍危害于民，趁一天夜半，将他原来所带的杆队集中一起，站在高岗处讲话道：“弟兄们，曹、吴军阀失败了，豫西怕是要遭受大乱之灾，咱们当初投奔何绍基只是权宜之计，现在姓何的像个没娘的孩子，还没

个着落,机会来了,听说咱们的老上司张得胜投奔了孙老殿,还把路老九、牛绳武、文清林等都拉了过去,不能再犹豫了,只有‘反水’(背叛)哗变,拉向豫西,寻找老朋友,投靠老架杆,才是我等今后的出路,同意去的弟兄们现在就开始行动!”

“哗!”大家齐刷刷将枪上膛,对着黑沉沉的天空开枪射击,凌厉的枪声在夜半的山顶炸响,听来如同除夕燃放的鞭炮……白马一声长啸,金宪章飞身上马,左手举着火把,右手举枪向天上连放三枪,大声喊道:“弟兄们,‘出水’(拉出去或突围)!”

一行人沿着深山古道,悠然向西拉去。

统治中原的直系军阀轰然倒台,令藏匿于豫西山野的蹙将刀客们趁势而起,再次揭竿竖旗,大张旗鼓地实施劫掠。孙殿英瞅准机会在阌乡发动兵变,队伍经渑池、新安到达洛阳龙门口。

张得胜在郟县老爷顶突围出来后,与丁保成各奔东西,他带着杆众们一路西行,打算投奔到镇嵩军憨玉琨麾下,可人马一到龙门口,就被孙殿英拦住,在多路说客的攻势下,张得胜接受了孙殿英委任的营长一职。

孙殿英名魁元,乳名金贵,字殿英,祖籍河南永城县马牧乡。1896年入私塾,师承张景泰,有次与同学打架受到先生责罚,他一怒之下,放火烧了塾馆。私塾无法再上,他只好与表弟郑凤臣沿街乞讨,流浪谋生,过许昌、襄城、郟县、宝丰等在豫西辗转讨要。其父孙玉林与邻居杨家发生口角后,刺死杨某,被送入狱中,1912年毙命。父亲死后,孙殿英更是无依无靠,染上天花,差点送命,后虽然治好,但脸上却落下密密的麻子坑,街坊邻居称他为孙大麻子或孙老殿。

从小就顽皮捣蛋、沾染流氓恶习的孙殿英,因其胆正刁钻,加之与生俱来的一套鉴貌辨色本事,以及敢于冒险、善于拉拢的脾性,使得他在下层社会交往中游刃有余,无论乞丐、无赖、流氓、赌棍、土匪、军警及胥吏,他都能与之结交,大凡只要是弄钱的事,不管有多冒险他都敢干。他最为嗜好的就是赌博,常以赌骗人,在商丘、洛阳等地开设赌局,结交地痞赌棍,如亳州的“座山雕”、“龇牙雕”、白方太等都成为他的至交,安徽、陕西也有赌棍朋友。

后来,孙殿英投奔到镇嵩军尤会堂部当兵,因劫卖烟土被告发,逃之夭夭,溜到洛阳,加入嵩山大王魏二天爷的杆子里,魏二天爷与官军作战被打死,孙殿英找人说合,娶其小老婆,养其两个孩子,加入到洛阳付店街庙道会,拜王凌霄为师,利用会道门,装神弄鬼,贩卖烟土兼造“红丸”(海洛因丸),发展势力。

1916年,孙殿英拥有钱财后梦想当官,先到宏威军赵杰部王明岐机枪连谋差,王拒绝接收,又投到陕州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,被安排当传达。他趁机自制“红丸”畅销晋南,大发横财,随即自购机枪、步枪61支,成立队伍,丁香玲便委他为机枪连连长,驻防阌乡县城。

直系军阀倒台，孙殿英趁机哗变，由西而东，一路烧杀抢劫，网罗豫西蹙将刀客，收罗“老洋人”旧部。

随着杆子的壮大，孙殿英率杆队一路东进，占彭婆、龙门、临汝等如入无人之境。

金宪章带着人马行进到临汝城外时，正遇到范聚宝骑马出城，两人在河南自治军中时早已是要好的朋友，如今重逢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当晚，范聚宝把金宪章引荐给孙殿英，正急于扩充队伍的孙殿英听说金宪章是位铁血汉子，爱惜其才，体贴入微地说：“本来，我想把老弟留在身边，可你与张营长有缘，我只好忍痛割爱，老弟暂时委屈到张营长那里干吧，一有机会，我会重用你的。”

“谢谢孙司令。”金宪章“啪嗒”双脚靠拢，来个立整姿势。

“好、好，归队吧。”孙殿英拍着他那宽厚的肩膀笑着说。

金宪章被张得胜安排在部下任连长，不久，孙殿英在郟县城接受镇嵩军憨玉琨师改编，所部被编为第五混成旅，孙殿英任旅长，金宪章被任命为张得胜部下营长，拉向密县驻防。

1925年3月，胡憨之战中憨玉琨惨败自杀，孙殿英率队投靠国民三军，被第二师叶全收编为混成旅，后升任国民三军第二师师长。金宪章在追随孙殿英时，能相机进退，勇猛善战，受到孙的器重，随孙殿英东进打开亳州后，被提拔为部下团长。一年后，孙殿英又接受直鲁联军褚玉璞的改编，任35师师长，金宪章仍为部下团长。

冯玉祥发动驱奉，张宗昌、褚玉璞退出关外，孙殿英被迫退到河北蓟县、遵化一带，投奔蒋介石，任第12军军长，归属徐源泉第六军团指挥，金宪章率团驻扎商丘。正在此时，孙殿英却干出了轰动全国的“东陵盗宝案”。

“东陵盗宝案”案发之后，孙殿英把队伍拉出来，但他却脚踏两只船，暗里又派金宪章与西北军孙良诚联系，当孙良诚的交际处副处长刘曾若与金宪章正在联络商洽之时，唐生智出兵打败了孙良诚，孙殿英又秘密派副官苏勋丞和唐生智接头。为了向唐生智靠拢，他把部队移驻洛阳付店街，终被唐生智委以第九军团司令。未及，孙殿英与徐源泉的第48师进行决斗，金宪章率部驻守关庄、何寨、薛店、郟县一带，堵死去路，给孙殿英创造了战机。战斗胜利，金宪章升任旅长。

孙殿英是个出尔反尔之人，尽管他接受了唐生智的番号，但他更娴熟浑水摸鱼的诀窍，于是又与冯玉祥、汪精卫等不断互派代表联络，并利用战争空隙，解决了徐源泉、张冠五等部的小股部队，壮大了自己的实力。

1930年8月，中原大战开始，阎锡山、冯玉祥任命孙殿英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。他把队伍拉到开封，与万选才、鹿钟麟、孙良诚、宋哲元、徐永昌等聚集一起狂赌，利用赌博作为交际工具，故意输多赢少，并把孙良诚派到他那里的刘曾若任命为安徽省民政厅长，以示友

好,使孙良诚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话。

冯玉祥为利用孙殿英,特邀他到洛阳见面。孙殿英带着金宪章及其副官一帮人速速赶赴洛阳拜见冯。

一见面,冯玉祥就拉着孙殿英的手说:“殿英老弟,论革命只有咱俩!咱们是好朋友,好同志!在反清朝这一点,我革的是活人的命(指驱逐溥仪出宫),你革的是死人的命(指掘墓盗陵)。要说挖墓有罪,挖平民墓也有罪,清朝皇帝过去扒了我们多少墓?现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土地上,哪能让那些死去的皇帝蹲着?你干得好!”

孙殿英对冯玉祥的鼓励非常高兴,他回到部队后,欣喜地对金宪章说:“宪章啊,你听到了吧,冯总司令多伟大,他要是叫咱卖命,葬种才会含糊!”

中原大战开始,亳州是战略防御的重点,蒋介石派王均、叶开鑫、金汉鼎等部近十万人,向孙殿英发起进攻。孙殿英放心不下,将金宪章调驻亳州,厚增力量。

在一个多月的防守战中,金宪章周密部署,精心安排,致使蒋军久攻不克。因无法将孙殿英缴械,蒋介石又派张钫、王翰鸣先后到亳州实施劝降。鹿钟麟电令孙殿英把张钫押解开封,孙殿英心里却打起自己的小九九,他想在蒋介石处留条后路,因而回电称:“解部惩办,意有不忍,当严行看押,待战争结束再行解部。”他以张钫为质,向蒋介石狠狠地索得一笔巨款,才将张钫放走。

在困守亳州城一月零三天的时间里,金宪章和其手下弟兄,吃没吃喝没喝,但却打出了威名,直到第六师师长刘月亭出兵,亳州之围始解。

金宪章随孙殿英退出亳州后,收到吉鸿昌的来电,劝他不要仓皇西撤。孙殿英看完电文,只是付之一笑,继续退缩,当退到朱仙镇时,被埋伏的蒋军击溃,金宪章掩护孙殿英逃离朱仙镇,逃过黄河,他怕冯玉祥以临阵脱逃拿他是问,便躲藏起来,谎称失踪了,让王实平代为指挥。参谋苏勋丞则被他留在郑州,见冯玉祥代为说项。

苏勋丞见到冯玉祥后,把所部作战经过略作汇报,冯玉祥说:“殿英的队伍太老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,殿英既然能够平安退了过来,没有遭受什么损失,这就很好。你回部队要好好劝他,以后要加强练兵,等待时机。”

苏勋丞得到冯玉祥的这句话,才向孙殿英复命,孙这才放心大胆地重新复出见人。

中原大战结束,冯玉祥、阎锡山失败,张学良入关,就归属问题,各部主张各异,意见不一,孙殿英派谭温江到奉天和张学良联系投诚,但张学良骂道:“妈那个巴子,孙殿英派个盗墓的小子,未免太看不起人!”

谭温江没有完成使命,孙殿英又派王实平、胡捷三前去洽谈,队伍退到晋城,张学良才发布委他为40师师长的通电,同时要求其所有人马只分两个旅。本来,孙殿英有三个旅,作为旅长的金宪章很想保留位置,可孙殿英权衡左右,还是让于世铭、刘月亭分任旅长。



在激烈的内部纷争和名利角逐中，脾气暴烈的金宪章什么也没得到，他觉得在队伍里容身不易，心下一横打算回豫西重操旧业，继续拉杆做蹯将。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就不辞而别，离开队伍，准备乘火车辗转回家，就在火车上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#### 4. 隐居天津

人称“狗肉将军”、“混世魔王”的山东军阀张宗昌，字效坤，山东掖县人，其母亲祝氏，生得身躯高大，健壮结实，浑号“大脚”，乃是当地有名的“女光棍”，曾只身闯关东，跑遍三关六码头，见多识广，后来回到家乡，自称“黄二仙姑”附体，干起巫婆行当。1881年张宗昌出生后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他不足十岁就开始跟着土匪头子混饭吃。16岁那年，帝俄侵略东北，修筑中东铁路，张宗昌得到母亲支持，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，后来铁路不修了，张宗昌又回到家乡继续当土匪，拉起一支人马。

辛亥革命爆发，30岁的张宗昌趁着革命的浪潮，拉起杆子投奔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，便来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光复军团长。1913年，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。二次革命爆发，江苏成为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，张宗昌的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。然而，张宗昌一到前线就倒了戈，投进北洋将领冯国璋的旗下，摇身一变成为直系中的一支。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，张宗昌任侍卫武官长，后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，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，结果大败而逃。

1921年，张宗昌奉命到江西，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，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，所部解散，他又北上直隶省城保定，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。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，张宗昌一怒之下，和曹锟手下失意军官许琨，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、张学良父子，由直系转到奉系。

投奉之后，张宗昌从头干起，先任宪兵营营长。碰巧，吉林军联合胡匪与张作霖作战，在直奉战争中战败的张作霖无大兵可派，决定让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。本来，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，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，很多都是与张宗昌当年闯关东的同乡，张宗昌一出马，兵不血刃，就把胡匪全部收编，张作霖高兴地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。自此，张宗昌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立足之地。

因人枪不断增多，张宗昌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庞大，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，但仍入不敷出，无奈，他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，弥补不足。岂料，引起奉军各部不满，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。1923年秋，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，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的第三旅，名为校阅，实则遣散。但张宗昌想方设法笼络郭松龄，使其在张学良、张作霖面前说了不少好话，其部不仅没有被遣散，反而张家父子对他大加宠爱，并把他

从吉林调到沈阳,改为奉天陆军第三旅,下辖四个团。

1924年9月,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,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,率部由热河向关内进击。当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,发动政变,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时,奉军乘势进逼津、京。

虽然当上了军长,可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、山东等省都没有他的地盘,要想当个督军、省长,唯有向南争夺江、浙。当时,江、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,江苏督军为齐燮元,浙江督军是孙传芳,段祺瑞又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,准备消灭齐燮元,夺取地盘,急于向江南扩张的张作霖对张宗昌南下大力支持。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翰鸣、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、毕庶澄、吴致臣、褚玉璞等商议后,即率部从天津南下。原为张宗昌部将的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让出大路,使其长驱直进江苏,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,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,进入上海,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。

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与奉军抵抗,无异于以卵击石,暗地派人向张作霖投诚,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,保证消灭齐燮元后,停止向浙江进军。张宗昌进入上海后,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,即派心腹赶往上海,把所有妓院、赌场、酒市包下来,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,寻花问柳。随后,孙传芳亲到上海,尽力拉拢,与张宗昌结拜为弟兄。

当张宗昌在上海寻欢作乐时,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,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,一怒之下,把部队撤往江北,集中徐州。张作霖对撤兵很是着急,向段祺瑞求情,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辖的山东让给张宗昌。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,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。但是,郑士琦虽被免职,并不离任。张宗昌等了三个月,最后,派许琨率两个旅进入山东,又派参谋长王翰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,软硬兼施,使郑士琦离开济南。张宗昌从徐州率人马来到山东,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,并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,自兼省主席。

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,张宗昌开始大力扩张武装力量,人马很快达到十余万。不久,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,紧逼李景林,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,兵锋直指山东东南大门徐州。张宗昌率部反击,死伤惨重,总算赶走了国民二军,保住了济南。

就在他得意忘形时,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,奉浙战争爆发,奉军毫无准备,大败而逃,东南半壁全数丢失。张作霖不甘心失败,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,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,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,领兵南下收复江苏、安徽。张宗昌、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,开始围攻安徽蚌埠,结果,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,被孙传芳俘虏后斩首,张宗昌也受到重创,率部逃回山东。

1926年夏,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,吴佩孚遭到沉重打击,孙传芳和奉系